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责任编辑/郭 亮 美术编辑/王 玺 校对/杨 卓
2022年9月28日 星期三 | ▼28823906

知青阁一角(黄春平 摄)

来自湘潭的知青李小兰,1972年成为鄠县第一个女拖拉机手
(黄春平拍摄于炎陵知青阁)

知青莫臻与村民交流(黄春平拍摄于炎陵知青阁)

地名记忆

炎陵知青阁,七千入炎知青魂牵梦绕的地方

黄春平

炎陵城西的湘山是一块风水宝地,省级森林公园,这里被双江深情拥抱,古木遮天蔽日,向有"一峰兀立,二水夹流"之美称。驻足湘山之巅,县城尽收眼底,这里有北宋湘山古塔、明朝湘山古寺、国保文物接龙桥战斗旧址、国家重点烈士陵园,更有落成于1996年9月铭刻了七千余名入炎知青岁月的"知青阁"。

岁月如歌,流年似水。如今,"知青阁"已成为全国各地下乡知青旅游炎陵,回味青春岁月、追忆难忘历史、寻觅乡情乡愁的重要场所。

七千知青入炎陵

"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"这是毛泽东主席1968年底所作的"最高指示"。因此,很多人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8年,实际上,炎陵县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受城里知青的插队落户,镌于"知青阁"中那块碑刻上的文字即记述了此事。

1963年9月,炎陵县委设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。当年接收来自长沙、湘潭、醴陵的408名下乡知识青年,安置在4个国营农林场和龙溪、十都、东风等公社插队落户,此后,这批知青大多"回城闹革命"。

1968年底,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"上山下乡"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,炎陵也再一次迎来知青下乡的高潮,"1968年11月17日,炎陵籍首批38名城镇户口知识青年在策源公社倒坑大队插队,我是其中之一。七年知青生涯,既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,也是一段值得回首的难忘岁月!"曾经的知青潘建雄日后如此回忆道。

资料显示,"到1978年,共有7198名湘潭、长沙、醴陵等地知识青年来到了鄠县(今炎陵)这个当时只有14万人口的山区小县,开始了他们'大有作为'的难忘生活。"

"想当年,我们多少伙伴的青春都是在炎陵的田间地头、高山深谷中度过的,而今大多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不得不感叹岁月无情呀! 而知青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,它对我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,对许多人来说无异于是一笔精神财富。"2005年在广东担任大学教授的王晓先在《炎陵文史》中撰文写道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这些知青当中,有的担任了党政领导干部,有的成为大企业厂长、经理,有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授、研究员,更多的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一辈子。

他们当中值得骄傲的"良俊"有:1976年9月下放到沔渡公社长江大队当知青,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、公社团委副书记的胡伯俊,回城先后担任过张家界市委书记、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;1971年赴炎陵县插队,历任大队党支部、公社党委书记的莫臻,曾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助理、宣传部长……

铭刻岁月的丰碑

为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,1995年底炎陵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城西的湘山修筑"知青阁",以鉴历史。

消息传出,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七千多名当年奔赴炎陵上山下乡的知青激动万分。一时间,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、一张张饱含深情的汇票寄往第二故乡……"知青阁"建设工程共收到知青捐资17万多元,以及一批机械和物资。

建成后的"知青阁"高19.68米,占地2100平方米,为六角三层仿古楼阁。"知青阁"楼台耸翠,飞阁流丹,倚双江,并碑塔,瞰炎城,置身其中,环视四景,有一种"动观流水静观山,爽借清风明借月"的感觉。阁正门之上悬挂着醴陵籍知青卢力先生题写的"知青阁"匾额和"有缘此山曾添绿,留意斯水再涌泉"楹联。有资料称,炎陵县"知青阁"是全国第一座知青纪念建筑。

"知青阁"内一、二层楼四壁的花岗岩石碑上雕刻着1963年至1978年在炎陵县上山下乡的七千多名知青名单。名单之前有中共炎陵县委、炎陵县人民政府的"前言":"'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'自一九六三年始至一九七八年止,长沙市、湘潭市、醴陵市、炎陵县、湘潭钢铁厂、江麓机械厂、江南机器厂、湘潭电机厂、湘潭锰矿等地,有七千知青上山下乡到炎陵县(鄠县)17个乡镇场,现镌石记名于后。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。"

三楼悬挂着知青们当年的生活、劳动、学习照片,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们"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"的生动场景和激情岁月。这些知青照片及人物事迹,有的曾刊登在《湖南日报》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中,有的则曾入编湖南省的小学语文教材里,令昔日的知青们观后思绪万千。

难忘第二故乡行

1996年9月29日至10月2日,借"知青阁"的落成,炎陵县委、县政府举办了盛大的"96金秋知青炎陵第二故乡行活动"。来自深圳、广州、长潭株等地的1800多名知青代表,激情满怀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炎陵,参加祭祀炎帝陵、"知青阁"落成典礼、重踏青春足迹等活动。

"当年无悔献热血丹心,恰意气驰骋,易褴褛山颜创青春伟业;今载有约温乡情旧谊,值金风送爽,祭巍峨圣陵染故土宏图",这是知青炎陵第二故乡行庆祝活动上的一副对联。

时任县委书记林良才在致辞中说:"炎陵的父老乡亲,至今还难忘那与知青抵足而眠的日日夜夜,难忘那与知青荷锄而归的年年岁岁!在那特殊的年代里,知青们以自己的知识和似火的青春,拨动着山里沉睡的灵魂。"

"知青阁镌刻了曾下乡炎陵的七千多名知青的名字。她的建成,已远远超出了'阁'本身的意义,它是炎陵人民与广大知青的情谊凝聚,是特殊历史年代痕迹的永久见证。"

1996年9月30日上午,1800多名知青代表聚集鹿原陂举行公祭炎帝陵典礼仪式。"昔为知青,扎根炎乡。神农故土,习农学桑……青春作歌,慨当以慷;七千英俊,一代风尚。""殊途同聚,第二故乡;莘莘学子,共表衷肠……尽献绵薄,造福梓桑;同襄大计,兴邑振邦。"这篇特殊的《祭炎帝陵文》,字字句句表达了七千多知青对故土的眷恋、对炎陵振兴发展的期待。随后,知青们返回炎陵湘山公园举行仪式,由36名知青代表为"知青阁"剪彩。

"知青阁矗淡云秋,白鹭飞来故地游。四面高山言旧识,一城壮景是新楼。青春无悔曾添绿,好梦成真始纵舟。日月如梭人渐老,常思旷野牧耕牛。"中秋时节,退休多年的刘时雨邀约昔日知青再次登上阁楼,极目眺望今非昔比的炎陵县城,不禁思绪万千,"知青阁将永远铭刻着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轨迹,永远铭记着我们与农民群众的血肉情谊!"

旧事

悠悠岁月红薯香

王阿丽

那天,女儿买回两个烤红薯。品尝着香甜的红薯,不由得勾起了我对红薯的记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家种植的粮食里,红薯是重要的一部分。每年到了红薯丰收的季节,生产队就会组织劳动力刨红薯,然后按家庭人口进行分配。田里的红薯堆得像一座座小山,过磅员按名单称着红薯,因为分到了几百公斤不等的红薯,各家各户都像要过春节一般高兴。

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是民办教师,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爷爷。没到下课,母亲便直奔田里,帮着爷爷挑红薯,还未上学的我则担负起了照看这堆红薯的任务。刨过的红薯地,生产队便不再管理了,此时,我和小伙伴们若在地里翻捡,往往会挖到一些遗漏的红薯,大家像捡到宝一样高兴。天渐黑时,眼见我家的红薯还有一些堆在田里,那些已经将红薯全部运回了家的乡邻们便会来帮忙,人多力量大,不一会儿就全部运完了。

那时,红薯是冬季的主打粮食,母亲怕我们吃多了反胃,会变着法子做红薯美食,爆红薯片、炸红薯饼、炒红薯条、煮红薯粥、做红薯粉……其中,我最喜欢吃的是烤红薯。中午做饭时,母亲在柴火灶膛里放上几个大小适中的红薯,在柴火的"噼啪"声中将红薯翻转起来,大约半个小时,米饭煮好了,红薯也差不多烤熟了。我们兄妹仨围在灶膛口,看着母亲用火钳夹出一个个红薯,贪吃心急的我们顾不上烫手,一把将红薯抓在手里,左手右手来回倒腾。等到不那么烫了,撕去红薯皮,露出橙黄的红薯肉,满屋都是红薯香。大家吃着焦黄松软的红薯,手里暖暖的,心儿也暖暖的。

后来,我上小学了,母亲会在我的书包里放上一个洗干净的生红薯,带到学校当零食。每天中午,学校都会响起货郎担的铜锣声,货郎担的主人是个十五六岁的姐姐,编着两根长辫子。有一次,我看她吃生红薯,怯怯地问她:"我用红薯向你换东西,行吗?"她惊喜地拉着我的手:"好啊! 你到码头边我停的船上去换!"于是,我书包里的红薯由一个变成了三个,小的换成了大的,书包中的文具用品也多了起来。当然,这些是偷偷瞒着母亲做的。不久后,母亲发现了,在她的"逼问"下,我道出了实情,母亲说:"长期吃生红薯对身体不好,你还是带熟红薯给她吧!"于是,每次吃过午饭,母亲就用牛皮纸包上两个烤熟的红薯,催促我赶紧去"换货"。我撒腿向码头跑去,身后远远地传来母亲的叮嘱:"人家给你文具用品,你只能要一个小的!"

不久后,我和货郎担姐姐成了朋友,才知她远离家乡,一个人以船为家。于是,隔三差五,我会带她到我家去玩,母亲也会教她学习、识字,并煮红薯粥或是做红薯饼招待她。货郎担姐姐捧着热乎乎的红薯粥,双眼噙着泪,"这里面有妈妈的味道。"她说。

如今,再次回味起那悠悠岁月里香甜的红薯,有温情缓缓划过心尖,让我感动于那些红薯里的爱。甜甜的薯香,浓浓的乡情,则成了让我回味一生的美好。

真情

母疼儿如长江水

孙达

母亲的右脚有老毛病,站久了就会疼,不过只需几贴老膏药,疼痛也就消散了。但从去年年底开始,母亲的脚一直疼得厉害,往日的法子都失了效,我决定带母亲去邵逸夫医院好好诊断一番。

去医院真是个耐心活,一切都得候医生的时间,半点急不得。我和母亲来来回回赶了多趟,终于排上了手术。出了院还需要术后治疗,那天我挂到的号子已经是最后一个,医生见我等得确实不易,特地批了条子,母亲的治疗可以赶进四月,只是时间排在了深夜十一点半前后。从萧山赶到杭州,来回一小时,这个疗程内,我和母亲每天晚上十点出发,第二天一点到家。碰到排队等候的日子,回家时间还得延迟。疗程都在工作日,白天我自然还要照常上班,日子过得确实辛苦。但我却还是觉得庆幸,深深感激医生的安排,让我不至于耽误了工作。而且,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,我和母亲或奔赴在宽敞少人的公路上,或静坐在寂寥无声的医院长廊内,互相陪伴,彼此依赖,情感也往往越发浓稠,那些平日里没有时间或是没有机会攀谈的话题,此刻滔滔不绝,一如黄河之水,奔涌不绝。

第一天治疗,具体时间待定,我和母亲饭后就早早来到医院等候。这一等就等到了十二点半。母亲进手术室,医生再三叮嘱母亲:"注意力要集中,这样我才能找准位置。否则,明晚你儿子还得陪你等这么久。"母亲像个孩子似的,认真地向我保证:"我听医生的话,一定会专心的。"

这一刻,我竟有些恍惚,仿佛看到了母亲牵着孩童的我,来到村里赤脚医生处打针。医生也如是叮嘱:"屁股露出来,别乱动,乱动的话针打歪了,你还得打第二针,你妈妈就得陪你再来一趟。"我扬起小脸,向母亲保证:"妈妈,我听医生的话,不会乱动。"

从手术室出来,母亲一见到我,就急着说道:"我一点都没有分神,可专心了。我们明天应该不用再等这么久了吧?"母亲的孩子气令医生都笑了:"嗯,你做得很好,放心吧,明天上午出来的结果一定很好。这样你们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到就行了,不需要在医院里等那么久了。"

回去的路上,车辆极少,我们的小车一路驰骋。一片一片银色的月光温柔地倾泻下来,洒在公路上,洒在车窗上,洒在道路两旁黑黝黝的树叶上,也洒在母亲喜悦的脸庞上。母亲仿佛打开了话匣子:"你读初二时,阑尾炎手术后,又感染了出血热。那时候没钱,只能在小医院治疗,小医院的医生可没有大医院这么厉害,他们也没发现你得了这病,还让我们出院。我以为你好了,当晚就去上夜班。哪里知道,你刚到家就晕了过去,你爸连夜送你去了医院。第二天一早,我才得知了消息,没地方坐车,只好借了一辆自行车。这一路上我骑得那个飞快呀,路上的光景都模糊了,就只有耳旁的风嗖嗖嗖的,比得上现在这风吹的了。到了戴村路口,一辆摩托车突然开了出来,我紧急避让之下,自己摔下了公路。还好,斜坡不陡,我可慌了,就怕摔坏了自行车,没办法去看你。好在自行车只是龙头歪了,我把正了龙头,继续赶路。后来才发现裤子摔破了,脚也受伤了……"

母亲还在絮叨,我已热泪盈眶。老话说得好:母疼儿是长江水,儿孝母是扁担长。这段时间的陪伴,我以为我能报得三春晖,却不料和母亲的爱比起来,这一点寸草心,依然只有扁担长啊!

记事本

请你留下来

张冬娇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考上了株洲一所大学,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。

从我的家乡茶陵虎踞去株洲最方便又最实惠的一条路线,便是去菜花坪乘坐火车。那是一辆长沙—茶陵的绿皮客车,每天早上七点多钟从长沙出发去茶陵,下午两点多再返回,途经排前、菜花坪、攸县、网岭、黄土岭、新市、醴陵等十多处车站,每个车站都要停一段时间。因此从菜花坪到株洲大约要四个多小时,但票价只有7元钱,比乘汽车便宜很多。

每次去株洲,母亲总是准备好多吃的东西——鸡蛋、薯片、豆腐乳、盐辣椒……把行李袋装得鼓鼓囊囊的,然后背着行李送我去火车站,怎么劝也没用。

记得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,母亲又像往常一样准备了很多吃的,这次是一大帆布袋米花糖,扣在肩膀上,圆圆鼓鼓地像个骆驼。那天雨后初晴,我们穿着雨鞋经过家乡的泥泞小路,鞋上沾了不少泥巴。在简陋的菜花坪车站,母亲陪着我排队、买票、检票、走下水泥台阶,目送我跨进绿皮车厢,站在台上对着我挥手,火车缓缓驶出车站,母亲熟悉的身影和简陋的火车站渐渐消失在一座连一座的山丘中。

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慢车,空间在不断地变换,时间仿佛被无限地拉长,长得可以翻开一本书,沉浸进去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或者和着四周乘客的说话声和"轰隆轰隆"的火车行驶声,美美地睡上一觉。那时候火车没有空调,可以随意打开窗户乘凉或观景,铁路沿线也没有封闭,河流、山脉、农田、雾霭、居民的建筑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。停车时,还可以从窗户接行李和上下车,或买卖东西。

那时候还没有拉杆箱,站台上来来往往的旅客都是手提或背着行囊。在我们心中,维护站台秩序和安全的乘警是最威风的,他们头顶鲜红的路徽,身着铁路蓝制服,干练精神。也许是我脚上的雨鞋、圆鼓鼓的大帆布袋、匆匆忙忙的脚步引起了一位乘警的注意。她拦住我:"请你留下来。"

我顿时懵了,她严肃的表情和严厉的语气,让我莫名恐慌。因没带学生证证明身份,她把我带进站台上一间光线暗淡的检查室。门关上的那一刹那,狭小而又封闭的空间,如同牢狱般的与世隔绝,让我有着末日来临般的害怕和恐惧。查票、搜身、搜查行李袋,几乎都是在哆嗦中完成。或许是我行李袋中的食物和印着学校公章的两本图书,让她们确信我只是一名学生,而不是走私犯后,她们和蔼地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。

从黑暗的检查室走出来,我如释重负。幸福其实很简单,幸福就是母亲帮我准备零食帮我背着包裹送我上学的路上,幸福就是母亲久久伫立于站台那迟迟不忍离去的目光,幸福就是在火车上读书观景时的淡淡然和悠悠然。